

·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70 年巡礼 ·

提升女性职业健康素养, 构建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Promoting occup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f female and constructing health and safe workplace

俞文兰¹, 邹建芳², 梅良英³, 张恒东⁴, 叶研⁵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100050; 2. 山东省职业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062; 3.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1; 4.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46; 5.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 100020)

我国的妇女劳动卫生研究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过去的 70 年中, 经历过辉煌, 也经历过低谷和无奈, 一路上写满了一代又一代专业人员的酸甜苦辣和不懈追求。近年来, 新一代的专业人员重新举起妇女职业健康研究的旗帜, 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足迹, 面对诸多新挑战, 开启了系统的探索与研究。值此建国 70 周年之际, 我们通过此专栏对妇女职业健康的研究成果进行专题报道。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指出, 截至 2013 年, 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 34 640 万, 占就业总人数的 45%, 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女职工占 70% 以上, 超过六成的女职工在工作场所不同程度地接触职业危害因素^[1]。职业危害对女职工生殖健康及其子代健康的不良影响, 不仅关系到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也关系到中国未来人口素质的提高。2018 年 5 月,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比兹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性别智慧工作场所研讨会上, APEC 向所有经济体提出了构建工作场所妇女健康、安全和包容性的倡议^[2]。我国在 APEC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倡导智慧工作场所, 构建工作场所妇女健康、安全包容性”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也是我们面临的艰巨挑战。女性在家庭和经济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健康意识与行为方式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健康乃至人口素质和社会发展, 提高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是从个人角度提高健康意识的根本方法。

1 工作场所女性健康问题

女性劳动力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的应用, 使女性接触的职业危害更加复杂, 面临的职业健康问题也更加严重, 大批育龄期女性面临职业危害带来的生殖健康风险。2016 年一项涉及十余个行业的妇女健康调查发现, 女性月经异常发生率 34.9%, 生殖系统感染的总患病率 50.5%,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6.1%, 妊娠相关疾病 (并发症) 发生率为 5.7%, 1 年不孕率为 25.44%; 心理健康问题总阳性率 33%, 主要表现为强迫症、躯体化症状和抑郁^[3]。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持续高发, 生育困难现象普遍存在, 出生缺陷率呈现上升趋势^[4]。在现代用工制度下, 女性除了面对传统的职业危害, 还面临工作压力、工效学因素、工作模式、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等职业相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2 健康素养与职业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 1974 年由美国学者 Simonds 首次提出^[5]。健康素养是针对自身实际的健康问题所需的获取、理解、评价和利用信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能力, 定义为“个人获取和理解健康信息, 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被公认为是维持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策略之一^[6]。我国从 2007 年正式启动健康素养的研究工作, 健康素养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是衡量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已有调查显示, 除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外, 职业也是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7,8]。

目前国内外对职业健康素养尚无明确的定义。Kimberly (2014 年) 将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 (OSH) 的健康素养称为职业健康素养 (occupational health literacy, OHL), 定义为“个人在工作中具有职业健康和安全知识获取、理解和处理能力, 从而做出恰当的决定”^[9]。由此我们提出女性职业健康素养的延伸定义为“女性在工作场所应当具备的职业健康知识的学习能力、职业健康风险的感知力和沟通能力、职业危害的防护能力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3 倡导女性职业健康素养的重要性

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密不可分, 具备职业健康与安全知识与技能是避免职业病及职业危害损伤, 保护女性工作场所健康的根本保证。具备良好健康素养的女职工, 具有较强的自身维护健康的意识和防护职业危害的能力, 更能关注于健康工作环境的营造, 这些因素有助于促进女性职工自身健康, 提高工作效率, 产生健康工作效应, 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公平劳动、体面劳动。职业健康素养是工作场所自我健康管理的基础, 提升女性职业健康素养在工作场所健康管理与健康促进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低健康素养通常会对妇女生殖结局造成负面影响^[10]。2009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显示, 男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女性, 低文化水平组是重点关注对象^[11,12]。伊朗的一项调查也发现, 健康素养低是年轻女性的常见问题, 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13]。

职业女性多处于生育年龄, 承担着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责任, 除了与男性面临同样的职业健康风险, 还面临特殊的生殖健康问题和下一代健康问题。随着职业健康素养研究的深入, 研究对象更加细化, 工作场所女性职工这一特殊群体的职业健康素养状况、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和提高等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 女性职业健康素养主要内容及评估方法

女性职业健康素养主要内容应包含基本知识、基本行为、基本技能三方面内容。

基本知识包含：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健康相关权利义务；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工作场所职业有害因素、健康危害及职业防护；职业性有害因素对女性生殖健康的特殊损害；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及特殊生理时期的劳动保护；与工作相关的肌肉骨骼疾病等其他健康问题的预防；职业压力、职业疲劳的成因及其健康影响等。

基本行为包含：有害作业工作场所配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遵守工作场所仪器设备使用及工作岗位操作规程；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职业健康教育、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健康促进相关活动；参加各种心理健康促进活动，建立社会支持环境，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心态；养成良好的工作与生活行为习惯。

基本技能包含：读懂警示标识、警示说明、化学品标签的技能；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的技能；识别和处理职业健康问题及自我健康管理技能；工作场所应急设施使用与自救互救技能；法定职业病与职业相关疾病的预防技能；压力沟通、心理放松及减轻职业疲劳的技能；防范工作场所暴力、性骚扰的技能。

开展职业健康促进，应坚持改善工作环境条件与提升职业健康素养同步推动的原则。提升工作场所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是职业健康促进的一个有利切入点，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促进女性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保障。这项工程要坚持领导层支持、员工参与、多部门合作、持续改进的原则；坚持享有公平劳动和体面劳动的原则。用人单位应建立制度，明确责任，制定工作计划，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保障培训时间和经费等，组织职业健康素养评估。职业健康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女性职业健康相关行为的实践率、女性职业健康相关技能的掌握率等可以作为工作场所女性职业健康素养的评估指标。

5 开发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测量工具

提高健康素养的前提是准确地测量健康素养^[13]。原国家卫生部于2008年颁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础知识与技能（试行）》，出版了《健康66条——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读本》，并从公共卫生视角设计开发了针对一般人群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为我国健康素养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问卷共71个问题，涉及职业卫生、职业防护仅4个问题，包含“是否赞成用人单位应该为员工提供职业危害防护培训”、“是否赞成用人单位必须为员工提供防护设施及用品”、“我国是否有专门保护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是哪一部法律”，这些问题尚不能体现职业健康素养水平，更无法对工作场所健康、安全保护起到指导作用。

一些学者对职业健康素养评价工具的开发，由于测量内容局限于阅读认知层面，未能真正体现职业健康素养的内涵。《职业健康促进技术导则》（GBZ/T 297—2017）于2017年9月27日颁布，其中规定了开展职业健康促进的目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步骤与方法及相关伦理，适用于用人单位和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职业健康促进活动，基本未涉及女性职业健康素养方面的内容及方法。

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从公共卫生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女性职工的特点，创建有效测量女性职业健康素养的工具，研究编制针对女性健康素养的指南、评估标准和健康促进方法。

总之，健康安全的职业环境和良好的职业健康素养是维护职业健康的根本保证。工作场所女性具备职业健康素养才能保持更健康的状态。倡导女性职工开展自我健康管理，对于改善女性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保障生殖健康以及人口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范女性职业健康素养内容与评估，对于指导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管理和建立女性职工的健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70年披荆斩棘，风雨兼程。作为具有4亿多妇女劳动力的制造业大国，妇女职业健康保护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希望本专栏能为深入研究妇女职业模式及其健康需求，结合实际，制订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作业方式女工的健康保护规范和工作指南，不断完善保护我国妇女健康法律和政策体系建设提供信息支撑。妇女职业健康研究需要卫生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参与，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同舟共济，国梦共筑！

参考文献：

- [1] 俞文兰, 孙承业. 现阶段我国职业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分析 [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7, 30 (4): 243-246.
- [2] 俞文兰, 孙承业. 我国妇女职业健康研究七十载回顾与展望 [J].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8, 31 (4): 248-250.
- [3] 邢再玲, 俞文兰. 14614名女职工生殖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J]. 中国职业医学, 2016, 43 (4): 447-450.
- [4] Yu WL, Lao XQ, Pang SL, *et al.* A surve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among 7 610 female workers in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J].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2013, 68 (4): 190-195.
- [5] Simonds SK. Health education as social policy [J]. Health Edu Monogr, 1974, 2 (1): 1-10.
- [6] Nutbeam D. Defining measuring health literac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literacy studies [J]. Int J Public Health, 2009 (54): 303-305.
- [7] 李莉, 李英华, 聂雪琼, 等. 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健康教育, 2015, 31 (2): 104-107.
- [8] 严丽萍, 魏南方, 安家璇, 等. 中国农村职业人群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公共卫生, 2012, 28 (7): 902-905.
- [9] Kimberly J, Rauscher, Douglas J, *et al.* Occupational health literacy and work-related injury among US adolesce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jury Control and Safety Promotion, 2014, 21 (1): 81-89.
- [10] 俞文兰, 孙承业. 职场社会心理因素对现代职业女性的健康影响及对策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18, 36 (2): 81-83.
- [11] 朱芳, 梁霁. 妇女健康素养与生殖健康结局的关系研究 [J]. 中国妇幼保健, 2016, 31 (22): 4829-4822.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 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 [Z]. 2009.
- [13] Lida J, Reza A, Hamid RH. General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of Iranian women in Mashhad [J]. Electronic Physician, 2017, 11 (9): 5764-5769.